

失败之书(组诗)

李满强(甘肃)

饮酒记

告诉你,我已迷恋上了这杯中什之迷恋上了这五谷精气,舌尖上的滚动的火焰
但我不会独自举杯。竹林已远,明月已远
时代的天空里,到处是雾尘,是马达声,是娱乐明星们
在无节制地聒噪;是失去方向的羊群,慌乱奔走
是毒奶粉在进入新生儿柔软的肌体;是尿素浇灌的豆芽
有着洁白青绿的面孔;是地沟油被再一次搬上餐桌
但它有着我们无法抗拒的色泽和香味

我从来不曾迷信:“古来圣贤多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我宁愿相信:“但得醉中趣,须为醒者传”
所以请举杯吧!癸巳已逝,甲午在前
甲午!一个让我无限伤感的年份百年倏忽。但我将旧事重提,并且要为你高举这手工酿造的青稞汁液,这一刻

你看那些古人们都回来了!来吧
伯伦、孟德、太白、子瞻、戚元敬、邓正脚……
且让我们一起举杯!天地虽大,无非在这杯盏之中。时空交错,疼痛还未愈合
而大河仍在奔流;昆仑群峰,仍在长成。
且饮了这一杯!
饮出肝胆之意,虎豹之气
饮出流水匆忙的坚守,清风徐徐的拒绝

且饮了这一杯,请让我
在内心再一次这样复述:
倘若你已苏醒却不觉得痛苦,
须知你,已不在活人世界”

失败之书

人到中年,我能给予的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的正义。激情
越来越少的担当。哦
很多年了,我都无法再去直面
理想这头可爱的怪兽

越来越少的爱。悲悯
同情。安慰。给亲人打电话
电话通了,我却经常忘记要说什么
距离老家不过六十公里,但我很少回去
村口的老槐树,让我不敢直视

这些年,我看到过大海,经历过沙漠
也曾在草原上喝醉,但我
我还是不能够像他们一样开阔和坦诚
这些年,爱过一些女人
但我至今都无法理解什么是真正的
爱情……

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但即使我匍匐着,
一些东西却在成倍地增长
眼睛里越来越多的苍茫
骨头里越来越多的轻

清明帖

癸巳年清明,我客居异乡
清茶一盏,信手翻书
但更多的人正在路上
手攥盗版的冥币
兑水的烧酒和
打折的乡愁——

我看到无数的先贤
满怀欢喜地迎着他们走来
有几个我似乎认识,他们是
先秦诸子,盛唐的李杜
后面的几个
好像是明清的张岱和民国的
某某

再后来,就只剩下一些模糊的影子

现在的问题是,他们中间隔着一座没有神灵的庙宇
一个没有雨水和杏花的春天
隔着商业的老虎
你看那些先贤们
已经惊慌失措,乱作一团
担心那些远道而来的子孙
会认风作父,李代桃僵

中年之境

如今,我喜欢上了晚饭后散步
从印刷厂家属区步行到一中后门
约等于我从青年进入中年的时间
在这短暂的时间里
我将依次经过:一家卖夫妻用品的
药店
水果蔬菜摊。旧电器维修部

我似乎是在倒着走回去——
一中的操场边上
我会踌躇:那些青春单薄的身影
正在课本的迷宫里踱步。有着我当年的样子
有时候我会耐心地去观察
一匹蚂蚁搬运米粒的过程
长久以来,我迷恋于天空和远处的事物
而现在,我学会了低头

偶尔会遇到一些熟人
我会微笑着和他们打个招呼
但保持着适当的距离
面对着面而来的仇人
我已经准备了握手言欢
并将报以善意的祝福

我常常看到——
夕阳像巨大的感叹号
迅速划过西面的山顶
那些不明所以的风

正在运送着石头和星辰

秩序

“万物自有它们的内心和秩序”——

这样说的时候,我就想到那只狗
它的半边脸是黑的,另外半边是白的
我刚到这里的时候
它似乎对我有着世俗的警惕和
新鲜的敌意

我常常会因为它而陷入尴尬:
我进门的时候,它一声不吭
(但是见了它的主人,它的尾巴像花束一样摇动)

它下班回家的时候
它会不依不饶地朝我叫叫
似乎在提醒我:你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说实话,那时候我跟我讨厌这条狗和它内心的秩序!

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三只流浪狗,追着这条狗
扑打它,撕咬它
它无助地哀鸣着,四下逃窜
它的主人,闭门不出

后来它不知去了哪里——
我常常望着窗外
想起那条狗。我甚至有些想念它
和我之间的距离,以及它赐予我
古老的敌意

被我动用过的……

我会因为在这个时代活过而万分羞愧——

为了女人,我曾动用过
春秋时候的蒹葭
唐朝的小雨,宋代的桃花

为了活着,我曾动用过
尘土的心,罂粟的毒
动用过锈迹斑斑的矛和盾

而现在已是黄昏——

我动用了鹤群和广场
一丝理想主义的
风
动用了放风筝的少年
散步的中年,佝偻如草的老年——

你看那大海停止之处,时间
已经动用了落日与鹤群
修改和删除

面具店

商店里摆满了各色面具
红脸的,花脸的,当然也有
白脸和黑脸的。有一些荒诞诡异
也有一些,庄严重肃

“随便挑一个吧,先生
戴上它,你就可以发现
另一个自己……”
店小二似笑非笑,是众多面具里
最常见的那一款

“我用了四十年,打造了这副内
面具。如今它皱纹纵横。颜色斑驳
我也累了,我想摘掉它
可我怕熟悉的人们认不得我……”

这个中年男人,在面具店里
左右踌躇。他曾经幻想
能拥有一副惹人瞩目的面具
现在,这一切似乎触手可及——

而他开始犹豫。他内心的镜子
在时代的洪流里,开始
迅速破碎

暴走者

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体育场的环
形跑道上。挥汗如雨
寸草不生的头顶,因为
运动而呈现出回光返照的迹象
脂肪堆积的身体
看起来像一只呆笨的企鹅

在此之前,他一定是暂时放下了
掌声和玫瑰。放下了
下属的请示汇报,上司的冷嘴脸
放下了酒桌上呼啸
牌桌上的委曲求全
放下了患老年痴呆的老母亲
将要高考的儿子

人到中年,他
才开始踌躇学步。这怨不得他
多年来,他的左腿
曾被物质长久绑架
他的右腿,患有欲望的
小儿麻痹

在剩下的时间里,他得把丢失多年的
自己
找回来——

在黄昏的风里,这个中年男人的脚步
越来越快,越来越轻
越来越像狼狠地甩掉
沉重的肉体 and 前半生。似乎要
跌跌撞撞地
飞起来

【诗人简介】李满强,1975年生
于甘肃静宁,诗作散见于《人民文学》
《诗刊》《中国作家》《青年文学》
《芳草》等刊,入选多种选本。出版
有诗集《一个人的城市》《个人史》
《梦录》,随笔集《尘埃之轻》。曾
获“黄河文学奖”、《飞天》十年诗歌
奖等多种奖项。参加诗刊社24届
青春诗会。

毕业于鲁迅文学院第十九届中
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中国作协会员。

梅韵飘香在唐诗宋词间

胡巨勇(湖北)

勒得淋漓尽致,梅风雪韵里的
浓与淡,被一个“逸”一个“输”
描绘入木三分,高雅脱俗,成就了
了冬季里最经典的颜色。

梅花是人类的使者,是中国民族精神的象征。它凌寒飘香,不屈不挠,自强不息,铁骨铮铮,尚余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倚窗前,寒梅著花未?”梅花在王维的笔下演化成故乡的象征、乡愁的载体。

“何物关心归思急,孤山开遍早梅花。”此诗的典故,说的是清朝有一位叫陈介眉的官员,听说孤山的梅花开了,立即丢官弃印从京城千里迢迢骑马狂奔至杭州,一睹梅的芳容。

“不受尘埃半点侵,竹篱茅舍自甘心。只因识识林和靖,惹得诗人说到今。”这是宋代王淇写的一首咏梅诗,通过对梅花特点的描述,表现了诗人淡泊名利、与世无争的志趣。

诗中提到的林和靖即林

梅,剪雪裁冰,一身傲骨。此花与兰、竹、菊并称为四君子,傲雪独立,铮铮铁骨,不仅是国人挂在墙上,捧在手上,供在心里的最深入血液和灵魂的一种花。

在中国浩瀚的唐诗宋词里,有许多有关梅花的诗篇飘香其间。诗人以梅为骨,以诗为心,或抒情或感怀,朵朵梅韵穿越沧桑岁月的洗礼,成为历经千载传诵的绝唱。

梅花的美,在于凌寒脱俗的本性。“冰雪林中著此身,不与桃李混芳尘。”元代诗人王冕将混世芳尘的普通桃李与冰雪林中的白梅对比,从而衬托出梅花的素雅高洁。诗人以梅自喻,借梅花的高洁表达自己坚守情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格远志。

梅花的美,在于未动意先香。宋代诗人陆游在《卜算子·咏梅》里如此诠释:“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

作尘,只有香如故。”超越了生命的花季,梅属于冬天,却用火子的青春与生命,向人们展示出春意里的情怀。

梅花的美,还在于形韵凝神。它凌寒飘香,不屈不挠,自强不息,铁骨铮铮,尚余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

如果说是冬天的精灵,那么梅就是冬天的风骨。在诗人的笔下,梅和雪往往相携出场,点缀着季节的意境。“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梅俗了人。日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作十分春。”冬天因梅与雪的相依相伴,少了几许孤寂和冷清,多了几许画意。

宋代诗人卢梅坡的另一首《雪梅》写道:“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阁笔费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寥寥几笔,将雪和梅的特性勾

2018年第一场雪

官佳(辽宁)

天灰蒙蒙的一片,远山陷在朦胧中,眉目不清。不久,小雪花稀稀落落地赶来,地面上,薄薄的白,浅浅的湿。天地愈发混沌起来。

“2018年的第一场雪呀!”有人动情地惊呼。雪花好像听懂了人们的召唤,雪片密集下来,稠稠的,簇拥着,铺天盖地地涌来。

一朵朵雪花舞着六瓣晶莹,紧紧拽住寒风的衣襟,从这边飘到那边,周身泛着清新的味道。房顶上,道路上,树梢上,田野里,慢慢地长出厚重,覆盖着大地的胸膛。

雪还在下着,前一秒钟在空中翻转,后一秒就铺成永恒,微笑着在雪地里温了出来。

千首新诗,一字洁净。雪落无声,尘世中弥漫着雪的情意。冬的萧索叠成沉默,蓄满着人间的情味。

枝丫在萧索中打探春的消息,来了,来了!雪花说,我已将苍凉换成雪白,把冬的薄意换成雪的深情,雪花的魂魄就是春的回归。

你瞧!雪地里,人们堆起各种各样的雪人,惟妙惟肖的金毛,嘴角挂着“旺旺旺”的小牌子,多好的彩头!旺旺的一年,从第一场雪开始,从年关开始,来年定是个丰收年。

有的人耐心地堆起身穿白色婚纱的新娘,手里攥着鲜

年味

许德馨(叙永)

春节即将来临,我们“德”字辈3个年龄大的孩子,已步入耄耋之年。我感慨万千,最难忘的还是那既遥远又熟悉的童年的年味。

1930年代,我们都出生在燕儿窝老屋。我们的大半生在那里度过,那里有我们的故事。

那时,过年是一场盛大而隆重的仪式。每到腊月,家家户户开始忙年活:杀年猪、灌香肠、熏腊肉、包糍粑、做米花糖、做苕丝糖、油炸芝麻果等,还要扫尘、贴春联、贴门神、送灶神,张灯结彩迎接新年。

腊月二十三晚,在灶上摆上供果,点上香烛,三跪九叩把灶神爷送上天,归神位。

贴门神,是把尉迟恭、秦琼(字叔宝)的画像贴在大门左右,可以驱魔避邪。

贴春联,春联一年一换。让我记忆犹新、最难忘的春联是:屋住两头,春到花枝仍旧好;欢联对榻,夜当风雨两相亲。我想这是长辈们的心意,希望我们莫忘亲情,代代相扶、相亲。

祭祖、吃团年饭。除夕前几天,家里要写被子悼念逝去的亲人,要从入川始祖开始填写,包括男祖、女祖。大人叮嘱我们:用毛笔正楷书写,写对年节,注意称谓。

除夕夜到,桌上的咸烧白、粉蒸肉、腊肉、香肠散发出诱人的香味,鸡、鱼、瓜果蔬菜,荤素都有。但还不能上来吃饭,要先供被子,点香烛祭祖。

祭祖时,按辈分跪拜,祭奠逝去的长辈,迎接他们回家过年。随后一大家人才能入座,相互祝福,说说笑笑,辞旧迎新。

我们3个岁数大点的孩子参加守岁,也有任务:午夜即将来临时,要烧被子、接灶神、烧子时香、放花炮迎新……

拜年时刻到了,晚辈向长辈拜年。相互说完吉祥话,晚辈就可得到长辈们给的压岁钱啦。这是孩子们最盼望的时刻。

正月十五晚上闹元宵,店铺门口灯火通明,花灯数不胜数,民间艺人踩高跷、舞龙、舞狮,热闹极了!

童年的年味朴素、温馨,历经岁月沉淀,是我难忘的记忆。

花,白色的婚纱上点缀着各种各样的小花儿,头顶上戴着花环。在小天雪地里,这喜庆的雪人成为最为灵动的一笔。

还有人在雪地里做起了美食雪人,把吃食的得意之作镶嵌在雪地里……

雪越下越大,想起了郑板桥的《咏雪》:“一片两片三四片,五六七八九十片。千片万片无数片,飞入梅花总不见。”

踏雪寻梅是冰雪中的雅趣。公园里,几株寒梅已生了饱满的花骨朵。

细看,花骨朵已绽出些许殷红,抖落梅枝上的白雪,光滑的枝条上一个个小突起蓄满一种不畏严寒的精神。

雪和梅相映成趣,寒冷里透着火热的情怀,静卧于枝头。冬的灵魂太过苍老,于是,天地间走来了这些精灵,把冬打扮成俏模样。

此情此景,忽然生成敬畏之心,为雪,也为梅。

极目远望,人们已开始扫雪了,雪铺成了棉被,踩上去“咯吱咯吱”响。人们嘻嘻哈哈地用扫帚扫雪,有人一个不小心摔个屁股蹲儿,旁边就有人拉起来,拍拍身上的雪,然后,继续一起扫雪,扫自家门前的雪,也扫他人门前的雪。

雪地上本没有路,扫雪的人多了,也就有了一条条防滑的路。

临近冬天,每天进出小区单元门口,我总是不经意瞥一眼一楼洞前那8棵光秃秃的梅树。

那天,一直瘦硬如铁的枯干树枝,竟然冒出零星几点鲜活的花苞。我心里暗喜:今年梅花又没有爽约呀!越往冬天寒冷肃杀的深处走去,万千树木萧索渐渐没有色彩时,惟独梅花苞越能从枝头冒出圆尖尖的殷红嫩芽。

冬至后,枝干上红红的花苞越积越多,有几朵梅苞竟不及雪花伴舞,早早开出绒绒的、红红的重瓣花,在混浊的空气中,自有一种卓尔不群、清新出尘之美。

岁末年初的白雪没有落下来,一枝红梅花却如约而至了,真所谓“梅蕊腊前破,梅花年后多”。

我吟哦着宋朝女词人李清照的《清平乐·年年雪里》:“年年雪里,常插梅花醉。接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

生华。看取晚来风势,故应难着梅花。”

当然,我的心情跟李清照飘零冷落、衰老孤苦的恹那寡欢迥异。饱经风霜的我,两鬓虽也生出白发,更多却是因适恬静,也会更有耐心。

在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交替,静静期待风雪袭来、彻骨寒冷时,梅花一树树繁茂似火,我再踏雪寻梅,嗅嗅白雪红梅绚烂绽放的芬芳。

今年这个寒冬好长时间没下雪,昨夜一场凛冽的冬雨及时落下。经过雨水昼夜的洗礼和浸润,枯瘦的枝桠上,一颗颗梅苞更显饱满、鲜艳,那三五朵早开的寒梅尤其显得奇绝、俊逸。

在凛冬的日日夜夜,我守候在3楼起居的阳台,飘窗俯视8棵梅树,我期待着红梅灿若云霞、千花万蕊地绽开,我也笃信红梅会一诺千金、千花万蕊地绽开。

经历过两次生死劫难和

雪韵

廖晓伟(万源)

我也如雪,情也如水,都是那般清纯明亮。你不但没有半分畏怯和躲避的念头,反会仰起脸,伸出手,温柔地承接那温柔的小玩意儿,心里还说:下吧,下大些,再大些!

只等那么一点儿工夫,整个世界银妆素裹,天地一色。你真想在那可人的巨大的白色棉毯上,欢叫打滚儿。那一丝丝冰凉又算得了什么呢?

也别谈雪只是个柔,它同样可以塑造壮美。“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山舞银蛇,原驰蜡像”,更有那千年不化的巍巍雪山,雄壮苍莽,傲世横空。倘若没有雪的装点,这阳刚豪放的气魄从何而出?

那雪,正如她悄然地到来一样,也悄然地离去,不带走一丝一毫,不留下一尘一垢。

不知不觉中,满地的白没有了,一切又恢复了原貌。这是那善良的雪,不忍占有、进逼和掠夺大地,而悄然隐退了,吧。

上哪儿去寻她的芳踪呢?你只须看一看麦田里那绿油油的新苗,就会默然颌首:哦,原来她早已化作了温暖的春水,滋润着庄稼禾苗——这可是生命之水呀!

你纵有八斗之才,生花妙笔,要写尽写绝这造化的精灵儿,恐也只会弄巧成拙,反读了她的天生丽质。且收住秃笔,让人们慢慢儿去品,去看吧!

遇见寒梅一枝开

袁毅(湖北)

生华。看取晚来风势,故应难着梅花。”

当然,我的心情跟李清照飘零冷落、衰老孤苦的恹那寡欢迥异。饱经风霜的我,两鬓虽也生出白发,更多却是因适恬静,也会更有耐心。

在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交替,静静期待风雪袭来、彻骨寒冷时,梅花一树树繁茂似火,我再踏雪寻梅,嗅嗅白雪红梅绚烂绽放的芬芳。

今年这个寒冬好长时间没下雪,昨夜一场凛冽的冬雨及时落下。经过雨水昼夜的洗礼和浸润,枯瘦的枝桠上,一颗颗梅苞更显饱满、鲜艳,那三五朵早开的寒梅尤其显得奇绝、俊逸。

在凛冬的日日夜夜,我守候在3楼起居的阳台,飘窗俯视8棵梅树,我期待着红梅灿若云霞、千花万蕊地绽开,我也笃信红梅会一诺千金、千花万蕊地绽开。

经历过两次生死劫难和

让人情再升温

尚博雅(湖北)

见,要么看不清,要么搞不懂,要么应有告示却没有。

很多司机是在看到车上那张令人心惊的罚单时,才从一窍雾水中恍然大悟:“哦,原来这儿不让停车。”

所以,想必汪先生也很委屈:“我想停在恰当之处,但并没有任何交通指示牌予以引导。”在看到罚单后,他可能有些感动,但仍茫然:“前面有停车场,前面到底是哪里呢?要走多远?怎么收费?”

一系列疑问抛出,无人能给解答。大概下次来桐城,他仍有可能找不到停车之处,只能手足无措地寻找那些能引导他的交通指示牌,或四处打听、问当地居民。

只是不凉不冷。
如何让司机们的心真正暖起来?我们都希望看到这样的情景:

车子驶入市区或途经街巷,路旁的交通指示牌随处可见,

06

鄂西都市报
宽窄巷

浣花溪

封面

2018.1.13
星期六
028-9611
028-9611

责编 黄勇 版式 罗利 校对 廖焱炜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新资讯